



翟 永 瑚 著

狼窩裡的雷聲

狼窩里的雷声

翟永翊 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济南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四个短篇小說。“狼窩里的雷声”写抗战时期，海阳民兵深入敌集埋“鉄西瓜”的故事。“暴风雪的夜晚”“王平安”写儿童对敌斗争的故事。“永不疲倦的人”描写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的形象。

狼 窩 里 的 雷 声

翟 永 瑚 著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济南經 9 路勝利大街）

山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

*

書号：3126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張 2 3/8·字數 46,000

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0,000

統一書号：T 10099·809

定 价：(6) 0.20 元

目 录

狼窝里的雷声.....	1
暴风雪的夜晚.....	32
王平安.....	47
永不疲倦的人.....	60

狼窩里的雷聲

在抗戰期間，這個鄉的民兵，曾經令敵人聞名喪胆，那有名的海陽“鉄西瓜”，就出在這周圍的幾個村子。英雄模範人物很不少。所以，當人民公社成立了民兵師之後，這鄉的民兵立時活躍起來了。

這天，這鄉的民兵師師長張長任同志告訴我：明天一早，老英雄于震山將帶領他村的民兵進行實彈演習。他問我有沒有時間去看。這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情，我便一口答應了他。

不知為什麼，這天晚上我沒有睡好。圓圓的月亮剛剛偏了西，我便再也躺不住了。於是爬起身來，把張長任同志喊醒，兩個蹬上車子，趁着明晃晃的月光，飛快地來到于震山的村子——山后于家。

我們倆沒有進村，徑直朝操場走去。

操場，是村子西頭半山坡上的一片平坦土地。地里原來種着什麼，現在已經被踏得看不出痕迹來了。這塊場地，北依野虎嶺，南臨亂石河灘；隔河，和那高聳在天空的文字山遙遙相對，倒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。場內，有幾只胸靶貼北堰根樹立着，看樣子是準備今天射擊用的。但是，場上沒有人，那幾只胸靶反而令人感到有點空落落的。而大圓月亮仍然徘徊在西南面的天空上，遲遲地不肯向西移動。我們倆

在場上轉了一陣之后，开始急躁起来。

我們不想进村去惊扰辛勤劳动了一天的老乡們，只有蹲在車子旁边，耐心地等待着天明。

真是一个好天气呀！晴空万里，沒有风。然而，已經是冬月中旬的时节了，当場边莠草上的浓霜在月光下閃耀着的万点金光，映进了我眼帘时，一股子难忍的寒气，象冰一样透进了我的心窝。不由得我打了一个寒噤。

“喏！吸一支暖和！”张长任同志递一支香烟給我。我不会吸烟，但在这时候，香烟对我有这样大的誘惑力，使我毫不犹豫地把它接过来了。

我們俩默默地吸着烟，直到一支快燃了，誰也沒說一句話。我以为老张生我的气了，便偷偷地掉过脸来，望了他一眼。只見他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月光迷离的文字山，在默默地出神。一支香烟在他的两根手指中間靜靜地燃烧着，烟灰一片又一片落在他的手背上，直到火头灼痛了他的手指，这才惊觉过来。他扔掉手中的烟蒂巴，感慨地叹一口气說：

“一晃就是十五六年啊！可这个文字山还是老样子！”

我不介意地望着他，笑着，一声不响。

他掉过脸来，看了我一眼。显然，深沉的回忆在他的心里燃起来，他的眼睛里閃耀着一顆顆激動的火花。他見我沒回言，便繼續着說：

“当时，我还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小青年哩，一天到晚，唱歌，战斗，战斗，唱歌……現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，簡直不是在工作，而是在做着一种最有趣的游戏！”

“以前你就在这乡里干过？”我问。他点点头。随即又纠正道：

“那时候没有乡，我在这个区里干过。”

“在哪个部门？”

“在武委会担任干事。”

一听当时他干的是民兵工作，就马上引起我的兴趣来。

我带着无限羡慕的心情说：

“你大约也和于震山他们一起，埋过‘铁西瓜’的吧？”

“埋过。”一提起这事，张长任同志也兴奋起来了。他指着文字山月色迷离的山影，对我说：

“那几年，俺们白天晚上就在这一周遭转转，地雷坑差不多都挖遍了。这个文字山区，平均连十步不过，就埋一个地雷……”他掉头看了看我的脸孔，也许他发现了我的神情，便笑了笑，夸耀似地对我说：

“只几个地雷坑，那算得了什么？也不过是一堆数目字就是；但是，这并不只是一些数目字；而是每个雷坑，都有着它各种不同的遭遇和命运，也都有着它各种不同的英勇斗争的故事在里面。有许多故事，直到现在我想起，心还在激烈地跳动着哩！就比如那天晚上，我跟着于震山到敌人的据点里，把地雷下在日本鬼子的营房里面……”

“唔？”我不禁叫出声来。

“说起来，谁也不信；但是事情却是千真万确的！”

他那認真而又严肃的神情，不由得你不相信。

于震山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，虽然我听到了不少，但是，

这个故事，我却沒有听人說过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我当然不能放过它。老张同志在我的要求之下，笑了笑，答应了把这个故事講出来。

下面，就是他講的故事。

那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夏天。当时，我参加工作才两个多月。有一天，半夜里从行庄据点里传出来一份紧急情报。情报上写着：

明早四点钟，有真鬼子二百和二鬼子一百，奔袭文字山区……。

从情报来看，敌人这次出动的人数并不算太多：然而里面真鬼子占这样大的比重，却連俺那个一直在这区上搞民兵工作的邹主任，也很少见过。这份情报绝对可靠，沒有半点儿含糊。大家都猜测不透：究竟敌人又在耍什么鬼把戏呢？

不管怎样，可以预料得到：这次敌人的“扫荡”，将比过去的更残酷、更毒狠！

于是，邹主任便决定：他亲自到山后于家来领导这村的民兵，对付敌人的“扫荡”；叫我跟着于震山到行庄据点附近去埋地雷。他說：“只要咱們的地雷能在鬼子的大門口炸响了，这不仅可以給鬼子一个下馬威，打乱他們这次扫荡的部署；而且还給鬼子一个教訓，使他們今后再要出来的时候，就不得不事先考虑考虑：他們这次出門，能不能还活着回来？”

邹主任征求我的意見，我二话沒說，一口答应了。难得领导上給我这样一个鍛炼的机会，我正求之不得哩，哪能不去呢？

時間很緊迫，鄒主任把武委會的其他工作，匆匆交代給了副主任以後，便帶着我飛也似地朝着這個文字山跑來。

我記得很清楚：那天夜里也是一個大晴天，天空沒風沒雲，也沒有月亮。深沉的夜色，象淵深的海洋似的浸着這座靜靜的文字山。有時，從北邊天際射過來一道閃電的余光，在這深藍色的山峯上晃一下，瞬間即逝。這山上的整個氣氛，給人一種安恬寧靜的感覺。

在文字山主峯的西南面，延伸出一道象個巨人的肩膀似的小山崗。山崗上，同樣是沉靜的。然而，我們知道，就在這座沉靜的小山頭上，每晚都有兩雙明亮的眼睛，在為着全村的安全時刻的警惕着——于震山爆炸隊的崗哨，就設在這裏。因此，俺倆便徑直地朝着他們的崗位走來。

這時候，兩個放哨的人，一個名叫于成年，一個名叫趙方青。于成年四十開外年紀，是射擊組的射擊手，打得一手好土槍，能在百步之內“截飛打跑”。也許他年紀大一些的緣故，動作顯得特別穩沉，整天价悶聲不响。而趙方青却是另一種樣子。

趙方青那年虛歲才十七，是全隊最年輕的一個。而且生得又瘦又小，看去只有十三四歲的样子。一雙明亮的大眼睛，與他那黃干干的小瘦脸很不相稱。眼睛里經常閃爍着一種象小孩子似的稚氣而又頑皮的光亮。他每次見到部隊的戰士或地方上的工作人員時，總是要攀着人家的胳膊打轉，纏着向人家討手榴彈，不給不放。有時候，真能叫他纏得啼笑皆非，沒有辦法。尤其是我，也許是俺倆的年紀差不多的

緣故，他纏得更厉害。這是一個又討厭又惹人歡喜的小傢伙。但是，如果你因此小看了他，認為他只是一個頑皮的孩子，那就錯了。他已經是一個有二年戰鬥歷史的“老隊員”了；而且，他下的地雷也曾經在敵人的腳下爆炸過。……

讓這兩個人在一起站崗，我猜想于震山是費了一番打算的。要不是于成年和他在一起，這個小傢伙恐怕不會這樣老老實實的一聲不響。

他一見到俺倆，便象一只出了籠子的小老虎似的，一個高從山頂上跳下來。我怕他來纏我，慌的躲到鄒主任背後。他一头扑到鄒主任懷里，攀住他的胳膊不放。鄒主任推開他，說：

“別纏啦，方青！現在不是鬧着玩的時候——有緊急情況！”

“真的？”趙方青一聽有緊急情況，聲調立即變得嚴肅起來。鄒主任點點頭問道：

“震山他們在哪兒？”

“就在这東邊的山後坡。走！我領你去！”他顧不得去關照于成年一聲，一轉身，就前頭跑了。他的脚步輕，道路熟，爬山越嶺兩腿快得象一陣風似的，只一会儿工夫，便越過山坡，不見了。

于震山的民兵爆炸隊，集體露營在山後坡的一棵老胡桃樹下面。胡桃樹的濃密枝葉，象一把巨大的雨傘似的給他們遮住了天空的涼露。他們各人懷抱着自己的武器——槍、手榴彈、地雷和各種爆炸器材——蜷縮在一張狗皮或者草蓆子。

上面，很响地打着鼾声。

“快起来！同志们，有紧急情况！”赵方青那纯粹童音的尖细的喊声，使大家从睡梦中惊醒过来。他们立即抓起自己怀中的武器，呼的一声从地上跳起来了。

“大家甭乱！同志们，各人把自己的武器检查一下！”于震山洪亮的声音，使大家平静下来了。他披着一身灰色土布小褂，从人丛中站了出来。一见赵方青，便问：

“敌人在哪儿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？”赵方青怔住了。

“喂！这孩子！你不知道，瞎咋呼个啥？”于震山生气地呵斥着赵方青。一面，他命令队员们坐下来休息。

于是，刚才的那种战斗前的紧张气氛，顿时被一阵笑骂声和埋怨声给冲散了。有的索性把他的狗皮一放，躺下去，打起呼来。

“瞎咋呼？哼！你看谁来了！”赵方青看看俺俩赶上来了，便指着邹主任，大声地嚷起来。邹主任一听，便接上去说道：

“是的！震山，有紧急情况！大约在鸡叫之前，行庄的鬼子就出劲了。”

“那么，去一个人到村子里敲钟去吧！”于震山习惯地望一眼天上的三星，向队员们吩咐着，“其余的人，由组长负责把队伍整顿一下。”

语音未落，一个队员朝山下跑去了。

邹主任把于震山和副队长、指导员等一些主要干部，叫到离老胡桃树约三四十步远的一片光滑的岩石上面，蹲下来，

开了个小会，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敌情，并提出了区武委会的意见。

“中！就这么办！”于震山第一个高兴地叫起来，大家也都齐声赞成。

接着，于震山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。原来爆炸队有这么一条纪律：下过地雷之后，要负责到底，不准悞伤老百姓。因此，在敌人未到之前，爆炸手们都要在一边守护着。如今，要把地雷下在敌人的据点附近——那里的地势平坦，从碉堡上一眼能望出去三五里远——如果地雷能在天亮之前炸响，那当然没啥说的；但是，如果到天亮以后，地雷还没有炸响的话，谁能完成这个看守地雷的任务呢？说实在的，一个陌生人，在敌人的碉堡附近，连五分钟也都呆不住的！

“谁能完成这个任务呢？”大家都为难起来。

一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時候，躲在一旁偷听的赵方青便沉不住气了。他一次又一次“喀喀”地假咳着，咳得这里所有开会的人都能听见。当时，我猜透了他的心思，不由得暗自好笑起来。但是，又一想：就让他去吧，也许他比別人更合适一些。

我刚想把他提出来，于震山竟抢先说了。于是，俺们三个人就带着四个地雷和全套的爆炸器材出发了。正在这时候，村子里那口沉重的古钟敲响了。接着，狗咬起来，驴叫起来，人喊起来……村子里立刻沸腾了。

行庄，是咱这一周遭最大的村子，也是鬼子当时在濰阳

最大的据点之一。他们这里的兵力很强，二鬼子的县政府就设在这里。他们在村子周围筑着一道两丈多高的圩子，圩子外面又有一条两丈多宽的护城壕和一道铁丝网；圩子上，每隔百十步远，就修着一个爆竹似的又细又长的护城堡；村子里的碉堡更是无其数；还有鬼子的大营房——西庙，修得真是霸气；然而，胆小的鬼子，在咱们的部队和民兵打击之下，不得不将四个圩子门堵死了两个，只留下东、西两个圩子门出入。

按照敌人往常出动的规律，俺们决定把地雷下到东圩子门外。

于震山披着那身灰色的土布小褂，穿山漫野，走在大家前面。他的那身小褂随着他轻捷的脚步飘起来，象一张掀动着巨大的翅膀一样。

十四五里的路程，转眼工夫便赶到了。

圩子里，灯光在半空中闪着亮，人喊声、马叫声，乱嘈嘈地嚷成一团。我一听，急了，便催促着于震山道：“不好，震山，敌人马上要出动了！”

“不要紧！你放心好了——赶趟！”于震山在黑暗中回答着。他在路上仔细地选择地形。

离开圩子门大约有五六十步远，大道有一个拐向北方的小弯。于震山就在这里布了一个“子母连环雷”的地雷阵。这个地雷阵是“一字”形的；顺着大道，每隔四五步远下一个地雷，四个地雷的拉火索都连到一起，结在离开据点最远的那个“母雷”上面。只要敌人把装在“母雷”上的那根絆弦碰断

了，彈簧就會馬上從地下跳起來，四個地雷就同時爆炸開來。

因為敵人要在天亮之前出動，所以用不着仔細偽裝，只兩袋煙工夫，于震山便把這個地雷陣布好了。他做好了標記，輕輕一拍手，把擔任警戒的我和趙方青喊回來。我們三個人退到東北邊一個小高地旁的小溝里，伏下來，靜悄悄地等待着。

從一望見炮樓子時開始，我的心就在一種異樣的興奮中激蕩着。而現在，當我們伏在那涼絲絲的露珠上面，一動不動地望着那黑黢黢的圩子門，耐心地等待着那些殺人放火的強盜來自投羅網的時候，心就跳得更厲害了。這的確是一個最激動、最難耐的時刻呵！過去，雖然我也曾經下過地雷，炸死過鬼子，但當時都是在戰鬥當中，下過一個地雷之後，看看鬼子趕上來了，便飛快地跑開去。有時連看都顧不得看它一眼。而今天，我將清楚地看到：那些鬼子兵們，排着整齊的隊伍，象一群鴨子似的，一搖一擺地走進我們眼前的這個地雷陣里，然後，火光一閃，“轟”！“轟轟”！几声……

“轟！轟轟！”我情不自禁地喊出聲來。說實在的，這是一個多么痛快的場面呵！

“你說啥？”伏在我旁邊的趙方青在黑暗中扯了我一把，低聲問。他這一問不要緊，我的臉有點兒發燒了。我裝做沒事的样子，反問了一句：

“我說啥？”

趙方青“嗯”了一聲，沒再理會。停了一會兒，他耐不住了，便湊到我的身邊，又低聲問道：

“你的心跳这么跳吗？”

我被他问楞了，摇摇头，反问道：

“跳什么？害怕了吗？”

“嘿嘿！”他把嘴一撇，笑了起来。“不过，我真说不出心里是一股子什么滋味。这滋味，使我想起小时候，第一次跟一些孩子们到下河的平柳林里去网雀，我眼看着一只不知名的大鸟一跳一跳地鑽进网里的时候，我的心也是这样跳着……不过，那总是小孩子的玩艺儿，怎么好同这个相比！”说着，他不屑地挥挥手，就象他已经成了大人似的。

“奇怪！鬼子还不出来！”于震山着急地嘟囔起来。

经他这么一说，他们俩停止了说话，仔细地听了听圩子里的声音。圩子里，已经不像先前那样热闹了。

莫非鬼子不走东门了——他们俩也跟着着急起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们的这个不祥的猜测被证实了：北面——赵家岭附近已经响起了地雷和枪声。

这是一件很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事情。但也有它一定的原因。原来这里真鬼子的营房——西庙，就在村子的西头，西门也由真鬼子把守着。以前敌人出来扫荡，经常是几个真鬼子驱赶着大队的二鬼子为他们卖命，二鬼子是不能随便从西门进出的；而这次，却是以真鬼子为主，它们当然可以从这个西门进出了。

——这一点，是他们听到了北面打响之后才想起来的。但是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于是我和于震山俩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把地雷移到西门外来。

当俺們来到西門外的時候，東方的启明星已經升起来了，一縷青色的曙光从地平綫上正伸展开来。天，就要亮了。距离几十步远的一些树木、房屋和圩子的黑色輪廓，都模糊可見了。这給俺們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不便。尤其是西門外这条寬闊、平坦的大路，象一条白色的帶子似的，沒有一點儿障碍可以隱住身子。要想在这一条路上埋地雷，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哩！

俺們三个伏在路旁一块坟地里，偷偷地观察着圩子里的动静。

这时候，东北方面的地雷，土炮和敌人的机枪声連成了一片，震得身下的土地在瑟瑟地发抖。赵方青不知什么工夫，忽然对这个发生了兴趣。他側着耳朵听着，并且还“一个，两个……”地計算着。突然，他拉了于震山一把，兴奋地叫道：

“震山叔！鬼子到了咱这了！你听！这是咱們队上下的地雷！”

“不准說話！”于震山小声地呵斥他，連看也沒有看他一眼。

赵方青碰了这么一下釘子以后，不敢再吱声了，但却在暗中繼續数着地雷的爆炸声。住了一会儿，他禁不住帶着一种近乎嫉妒的口吻，小声咕囔道：

“嘿嘿！人家在家里的，这回可真过了癮啦！”

各个护城堡上的灯光，象一些魔鬼的紅眼睛，在一眨不眨地向着俺們这边瞪着；灯光下，鬼子們不安的身影，不时

地在地雷的爆炸声中閃动。俺們都知道：西边这些碉堡上住着的全是真鬼子。他們的崗哨，可不象二鬼子那样吊儿浪当，只要被他們一发觉，这个任务就算完蛋了。但是，老这样待下去那怎么能行？再住上不到半个鐘头，天就大亮了啊！

于震山焦心地望望碉堡上的灯光，又望望身前这带子般的大路，一动不动地过了好一会儿，忽然，他兴奋地对我說道：

“从亮处向黑处望，是看不了多远的，只要咱小心些，別弄出声音来……”

我点点头，贊成他的这种看法。

“那么，干吧！咱馬上动手！”說着，于震山脫光了衣服，双手托着盛地雷和爆炸器材的扁筐，迅速朝大路上爬去。我躊躇了一下，見于震山赤裸着身子，伏在那带子似的白色的路上，已經分辨不出来了，这才放了心。我也很快地脫光了衣服，向路上爬去。赵方青也想学俺俩的样儿，但是，我阻止了他。

“好好地着哨！”我低声吩咐着他。

俺們俩一动不动地伏在路上，我就用刺刀挖着雷坑，于震山就忙着下地雷。我在挖坑的时候，就把挖出来的泥土一粒不剩地装进褲筒里。他就在地雷埋好以后，把地面伪装得看不出一絲儿痕迹来。下好了一个，俺俩就滚着再去下第二个、第三个……

下完以后，俺們俩驮着滿滿的一褲筒泥土，爬回坟地里来。